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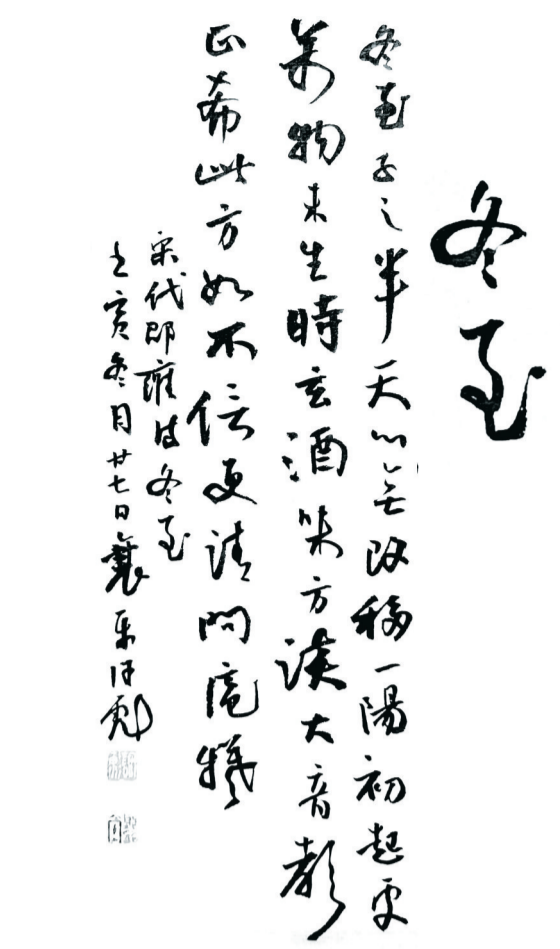
生机为至。
俗上，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表现在书画艺术领域，则以敬畏自然，表现春时进入严冬。冬至是中国农历重要节气，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，表现在冬至二十三日之间，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北半球白天最短，黑夜最长，冬至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二十二个节气，时间在每年的阳历十二月二十一日

冬至一阳动 白雪飞成曲

本报记者 凌鹤



《白天下高》国画 齐白石



《冬至》书法 许彪

“三候”：表现阳气初生

我国古代将冬至分为“三候”：“一候蚯蚓结；二候麋角解；三候水泉动。”传说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，此时阳气虽已生长，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，土中的蚯蚓蜷缩着身体。麋与鹿同科，却阴阳不同，古人认为麋的角朝后生，所以为阴，而冬至阳生，属阴的麋感受到阳气的生发，开始掉角。由于冬至阳气初生，深埋地底的水泉最先感知，开始涌动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：“水者，天一之阳所生，阳生而动。”

习俗：冬至大如年

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，我国古人就用土圭观测出了冬至日，成为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节气。周代时，正月相当于现在公历的11月。汉武帝采用夏历后，将冬至和正月分开，“冬至节”自汉代开始，流传至今，是中国农历重要节气，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。

古人赋予冬至格外隆重的意义，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在古代，皇帝要在冬至日率领百官祭天迎日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：“冬至，祀天于南郊，迎长日之至。”还要举行“贺冬”活动，群臣向皇帝呈递贺表，官员之间互相祝贺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，明代“十一月冬至日，百官贺冬毕，吉服三日，具红笺互拜，朱衣交于衢，一如元旦”。

冬至也是历朝颁布新年历书的时候，《析津志辑佚》记载，元代负责天文工作的太史院“以冬至日进历”，然后天子颁历，民间才有第二年的新历书流通。历朝天文官员在冬至这天要登高台观天象，记载云气的变化。在民间，从魏晋时期就开始盛行为老人庆寿并扫墓祭祖。

与冬至盛大礼仪相伴的美食更是不可或缺，北方吃饺子，南方吃汤圆。从汉代开始有吃羊肉的习俗，时至今日，山东、四川等地在冬至节仍会给长辈送羊肉等礼品，家家喝羊肉汤，图个好兆头。杭州以及我国很多地区有冬至吃年糕习俗，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。

冬酿酒是苏州一地的冬至传统习俗。将酒与桂花一同酿制，口味甜淡，满屋飘香。此酒只在每年冬至前酿造一次，老少妇孺均能喝上两杯，全家其乐融融。

书画：敬畏自然，展现生机

清代画家张若霭所绘《二十四节气图》，以山水为承载，透过古代大家独特的笔墨风格表现当今气候，或点缀应时的风俗活动、动植物生态，呈现不同节气景物的变化。其中的《冬至》绘画体现出“幽淡静逸、气韵清健”的意境。漫天白雪中映衬着人的活动，画风清秀、儒雅、温馨，带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感。

雪是齐白石钟爱的绘画主题，有多个版本呈现不同的艺术表达。《白天下高》以白蓝褐为主调，展现冬的特质。白雪、山石、树木、房屋、河面和谐布局，严冬中洋溢着自然界生机勃勃的气息，非常贴近生活。其山水构图奇崛不落旧蹊，富有创造精神。

高剑父作为岭南画派创始人，勇于继古开新，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者。其国画《雪里见精神》笔墨洒脱不俗，意蕴独特。大雪倾轧下的树木主干厚重而有力量，枝桠不屈地挺立，等待着春的生机，展现顽强的意志和不息的生命力。

篆刻《冬至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院长骆芃芃创作。骆芃芃对二十四节气有深入研究。《冬至》为白文印，好似皑皑白雪，意境美妙。“冬”字严整，“至”字右上留白，刻刀似有节律，将冬的肃穆与美感交融呈现。篆刻家心怀对自然的敬畏，赋予刻石春的生机。

书法《冬至》由多次载誉全国书法大展的书法家许彪书写。其笔墨灵动畅达，又不失平和静气，贵在内蕴生机，与所书《冬至》诗歌的美学、哲学内涵相统一，体现书法家对气流转的认识和天人合一的追求。



《冬至》张若霭 清代

冬至 而被也。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注：“冬至，十一月。中。终藏之气至此



《雪里见精神》国画 高剑父

微论 WEI LUN

春生冬至时 凌鹤

冬至，一个在天寒地冻中感受春天的节气，具有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内涵。

“冬至”之“至”，从北半球视角看，太阳到达最南端，即白昼时间最短，太阳的影子最长，此时阴气达到极致，阳气初生。冬至诠释的是两种自然现象：一种是太阳的运动，另一种是阴阳二气的变化，与阴气盛大到极致并行的，是阳气的回升，所以有“冬至一阳生”说法，大雪时节萌生的微阳到了冬至，生长为“一阳”，意味着天地间阴阳二气的转化到了一个关键的突破点。冬至后，太阳转头一路向北，白昼日渐渐长，阳气越行越强，生命的活动也开始由衰转盛，由静转动。以冬至为界点，阴阳之气开始新的轮回，天地万物开始新的生长。

古人云：“冬至节，春之先声也。”北宋学者邵雍名诗《冬至吟》将冬至的哲理进行浓缩：“冬至子之半，天心无改移。一阳初动处，万物未生时。玄酒味方淡，大音声正希。”

“冬至子之半”是指冬至在子月的中间。“天心无改移”的“天心”指“天地之心”，是天地生生不息，周而复始，不断生出力量和希望的规律。“玄酒味方淡，大音声正希”，意指冬至时一阳初动，万物还未开始生长，就像淡味的玄酒尚未发酵，黄钟之音尚未奏响。“大音”指十二律吕里的声音，是最宏大响亮的乐音。在严冬里看到春天，在困境

中看到希望，这其中蕴藏着中华民族无穷的智慧。这智慧的获得来自对天地之道的深刻体察。宇宙本身充满了美，充满了仁爱，充满了哲理和生命的力量。就像冬至的天地间，万物被冰雪凝固，冬至后迎来的是一年中最冷的小寒、大寒，笼罩天地的肃杀阴寒之气更加剧烈。生命需要具备更强大的消散冬霾的力量，才能真正迎来春的绽放。

冬至，阴盛之极而一阳生。阳气的生长伴随着至寒的考验，新一轮的阴阳相接本应惊天动地，却来得低调内敛。四季之变所蕴含的法则无声地告诉人们，种种极致的煎熬是生命成长之道，生命的筋骨在极寒的锻造下强劲起来，壮大起来，振奋起来。被冰雪洗礼过的精神，以一种新生之态去迎接春的到来，这也是生命最本真、最强大的存在。

所以说，冬至蕴含诸多宇宙和人生的洞见，提醒人们见微知著，睹始知终。



《冬至》篆刻 骆芃芃